

算命求籤親歷奇跡（上）

徐志道

初次算命應驗終生

我在三十歲以前，對於看相、算命、求籤、卜卦這些玩意，總認為是迷信，所以從沒有嚐試過，直至三十五歲（民國二十五年）那年，爲了探索一個疑問，便道進入一家命相館，試算順逆，後來事實證明，所言皆驗，並非全屬迷信也。

早在民國二十五年初夏，我任憲兵司令部總務處長期間，有一天上午，司令官谷紀公（名正倫，號紀常，即當前譽滿國內外的反共名人谷正綱先生之胞兄）召見諭我：

「現在世界各先進國家的憲兵，以法國和日本辦的最爲完善，你對於憲兵這兵科，可說已經上路了，我已報告過委員長（指先總統 蔣公），派你進法國憲兵學校深造，你現在就要開始準備，等經費核定下來，即可辦理出國手續。」

當天我即往商原在憲兵訓練所教我法文的宋老師，爲我懇補法文，並講解赴法一切手續，以及到法後的生活、社交、禮儀等規範，準備就緒，靜待經費，想不到一等再等，司令官始終未再提起，我很覺奇怪，有一天，我因公務晉見谷公

時，乘便請示赴法問題，谷公僅云經費尙未批下，並無其他一點說明（直至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底，我在漢口晤見戴笠將軍，方承告知赴法進修經費，早經委員長批准，祇因憲兵高級幹部中有人妒忌，從中阻撓，才被藉詞擱置），使我頓起疑念，暗忖，會不會發生變化呢？

九月間的一天傍晚下班，我行經南京憲兵司令部右首一條名叫「狀元境」的街道，瞥見左側一家店門上邊，橫懸着一塊「葛紹陶命相」的招牌，突然想起，我雖不迷信命相，但赴法進修有了疑問，何妨請那命相先生試算試算看呢！一面想，一面就走進店門，上樓到了命相先生房間。此時房間內並無客人，他見我入內，即招呼我坐在他對面的桌旁，問我要看相還是算命，我說：「請先生排個八字，推算推算機運。」他就拿起筆來，問我生辰八字，我一面說，他一面在紙上記，迫我生辰八字報完，見他抬起左手，用大拇指在其他四個手指上掐來掐去的算，掐掐寫寫，有時搖幾下頭，有時連連點頭，足足就了十多分鐘，才抬起頭來注視我的面容，又要我伸出左手掌讓他看看，凝思了一會，才對我說：

「你的八字主貴……咳、咳……不過你是一生勞碌，譬如說有一種新開創或是很艱險之事，就會有人要你去幹，要你去負責，等到開創有成，或者艱險過去了，那就沒你的份了；這也可以說是你胼手胝足的去開創，去冒險犯難，人家來享其成。你命中的官運，武官只能到中將，文官可以到特任，假如有機會的話，走向文官之路，倒是於你有利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俯首翻閱一本原置於桌上的線裝命相書，一看再看，頓了一下，搖搖頭說：

「按照你的八字推算，你有相當高的智慧，也有深遠的謀劃，可惜的是，所謂曲高和寡，你縱竭盡心力，人家卻來個壁上觀，坐看你赤手空拳去闖，甚至有人還要妒忌你，打擊你。我看你的性格有點孤傲，只顧到那『忠』與『公』字，而忽略了談人情，打交道，在你的觀念中，認爲你所做的是國家的公事，人人應該協力，你那知人心不會都和你一樣，因此，本可達成的計劃，往往半途發生阻礙，功敗垂成。這是你天真吃虧的地方。」旋又審視我的面部，含笑說：

「好在你爲人厚道，不屑與人計較名利，就

面相和八字來看，你缺少財庫，五十歲以後，經濟雖不寬裕，但生活總是漸漸輕鬆了，而且也可以休閒了。」

赴法赴日果然靈驗

我聽了這段話，也只是半信半疑，想到那天順道來此算命的動機，是要試探赴法留學的疑問，因續問道：「請再算一算，我有沒有到外國去的机会？」他又掐指算了算，隨手翻開那本線裝命相書查了一下說：「有機會。」我再問他：「如果到了外國，要停留多久時間？」他再翻書查了查說：「大約一個月左右，不會太久。」我一聽這話，立即感覺他所說的命理，不太可靠，因為短短一個月的時間，還能留什麼學？這不是胡說八道嗎！遂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：「先生！我是想去外國進學校，你說只停留一個月左右，那有此可能嗎？」他立即辯說：

「我是依據你的生辰八字，配合時令來推算，你有出國的機會，至於停留時間多少，也是按時令配合算出，不會有錯。我以為到外國去，不一定是進學校，比如說出國遊歷，出國考察，也是一樣出國嗎？再說，假如你是担任公職的，與其在外國學校進修兩三年，倒不如在國內再努力兩三年，更有成就嗎？」

我聽他滔滔不絕地講出這段道理，覺得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好裝作信以為真的問：

「據先生的推斷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國？」他沉思了半晌，仍翻查那本命相書，一頁又一頁的翻來翻去，查看了很久，才嗯了一聲說：

「奇怪！照命相書上所註解的推斷，馬上就要啓程，最遲也不會超過下個月（十月）初，就常理論，這樣短促的時間，連出國手續都辦不及，那有此可能呢？可是命相書上註釋如此，所以說奇怪啊！」

我聽了，真覺得有點茫茫然，暗想去法國的事，究竟有沒有變化，現在還不能預料，就算不致變化，經費何時批下，亦不可知，「馬上就要啓程」這句話，豈非夢囈？這時天已黑暗下來，心想再問也是徒然，隨即付了命相規費，頹喪地回家。

天下就有那麼巧的事，第二天下午五點鐘稍過，谷正倫司令匆匆來到司令部，即命侍從副官蔡少勳招呼我上樓（司令官辦公室在樓上），我跨進司令辦公室，谷司令即示意我在他辦公桌旁的椅子坐下，隨說：

「剛才我去見何部長（即何上將軍應欽字敬之，以下稱敬公，當時任軍政部長），部長告訴我：『昨天日本駐華武官向我表示，近來中日邦交，好像愈見疎遠，以前中國常常選送學生到日本去留學，近年來不但沒有學生去留學，連派去考察考察的人也沒有了。』部長交代我：『即由憲兵中選派軍官數人，儘速前去日本考察，敷衍一下，到了日本後的一切手續，均由那武官負責安排。』我考慮派遣四人，除考察日本憲兵外，順便考察考察他們的警察，時間大約一個月左右就可以，你趕快去寫一份考察計劃，明天午前送來，下午我就送給何部長去看。」

我奉命後，當天晚上熬了一個通宵，再四斟

酌修改，才算完稿，翌日上班交書記繕正，準時交卷。大約隔了兩天的一個上午十時左右，蕭參謀長約我到他辦公室，遞給我一張考察人員名單，原來是他寫的便條，他說：

「司令官交代，請你馬上準備他們赴日考察的許多應辦事務。」一看名單上寫的是韓文煥、周競人、方濂瑕等三人，我覺得很奇怪，那天司令官命我寫考察計劃，明明是說派遣四人，所以我在計劃內列的來回旅費、服裝等預算，均以四人為準，現在忽又減了一人，豈不要修改預算嗎？因即詢問說：

「參謀長！司令官那天命我寫考察計劃，我記得是派遣四人，現在既減為三人，那麼，經費預算就不需這樣多了。」

蕭參謀長怔了一怔說：「沒有變動呀，仍是四人嘛！」這真弄得我有些迷糊了，我就把他交給我的名單，遞到他面前說：「參謀長！你看看，是不是漏寫了？」他噢了一聲說：「司令官沒有告訴你嗎？」我答說：「司令官沒有向我提起要派些什麼人。」他忽地笑了起來說：「還有一位就是你啊！難道你自己的名字，還要我替你寫上去嗎？」

從那天起，我就趕着辦理四人的出國事務，每人購製西裝一套（軍裝自備），襯衫兩件，黑色禮帽一頂，皮鞋一雙，並演習外國宴會與交際禮儀等，差不多準備了十多天，才於十月上旬（彷彿是十月八九日）離京赴滬，轉乘輪船前往日本，遊覽考察連同往返行程，歷時恰好三十日。

回憶那位命相先生替我推算的命理，莫不應

驗，由此我對命相，不再視為迷信（當然，一般信口雌黃，沒有深入研究命相學的江湖術士，又當別論），更由此推想，我赴法留學之事，也許在我的生辰八字中，註定無此機緣了！

算定月內必然調職

我與韓文煥兄等自日考察回到南京，晉見谷司令時，韓等當即推我編寫考察報告，於年底完稿後，即回總務處辦公。我對總務處長一職，總覺非己所長，時與帶兵之念，二十六年新春過後，約莫在一月十日前後的一天下午，又經狀元境葛紹陶命相館前，頓即想起，他的命相術，既如此靈驗，何妨再去試試，邊想邊即走進命相館，見葛先生正在替一位客人批命，我只得在進門口旁邊的一張空椅坐下等候，一面掏出筆記簿撕下紙片，寫好生辰八字，待那客人離去，我即趨至其桌前，他說聲請坐，我即在其對面坐下，隨將寫好的生辰八字遞給他。那天我穿的是中山裝，且算命看相的客人很多，距我上次來算命，也已越數月，他自然已記不起我的面貌，看過了我的生辰八字，掐指算了算，又望望我的面色，沉思了一下，問我：「先生！你是軍人嗎？」我故意裝假說：「不，我是文職公務員。」他低頭沉思了一下，又問：「先生要問什麼？」我告訴他：「我現在擔任的職務，和我的個性不甚適合，很想調換一個工作，不知道近期內有沒有機會，請替我推算推算！」他忙翻看那本命相書，差不多翻看了二三十頁，才抬頭對我說：「有機會，有機會！且很快就要調動。」我問：「大概什麼時候？」他又掐指算了算說：「就在這個月內，

不會超過月底。」

我默想，這個月內，不過再有二十來天，就是有調動的機會，公文申請核批，時間上也不可能啊！隨問：「請再算一算，新調的職務，比現職好，還是比現職差？」他就又翻那本命相書查看，翻來翻去，一直縲着眉頭不作聲，過了好幾分鐘，才掩上那本書，慢吞吞地對我說：「你不是軍人，這倒奇怪！」我見他欲言又止的神情，就問他：「據先生的推算，究竟是好是壞？還請直說！好的我要聽，壞的我更要聽。」他嘿嘿笑了笑說：「我現在推算出來的，不是好壞問題，而是難下定論，因為就你的生辰八字推算，所調的新職和現任的職務，地位沒有什麼高低，不過你現任的職務，沒有什麼權力，新調的職務，不但有權力，而且還是兵權，你既不是軍人，現時代也不可能由文人帶兵，所以我就沒法遽下定論。」他邊說邊注視着我，似在看我的反應，我內心真驚奇他的神算（我騙他說不是軍人，否則，就有定論了），遂很自然地呢了聲說：「這真有點難解，等過幾天再來請教吧！」就付了規費辭出返家。

經過幾個晚上，迴想葛相士推算的命理，終覺得將信將疑，信的是，可能調任憲兵團長，具有兵權，官階、地位亦與處長相等；疑的是，憲兵團長的任免調動，必須經委員長 蔣公的核准任命，在現任團長中，自第一至第八團，均為資深績優團長，無一顯有調免的跡象，怎可能在這個月底調任軍職呢？只好姑妄聽之了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廿日左右的一天上午，蕭

參謀長約我至其辦公室，才一見面，就含笑對我說：「恭喜你！」我聽了不覺一楞，這時有什麼好恭喜的呢？隨問：「參謀長有什麼事吩咐嗎？」他這才告訴我：「昨晚司令官下班的時候，要我轉告你，請你馬上準備到成都去。」我問：「去成都有什麼事？」他答說：「要你去接任憲兵第五團團長。」

突然調蓉接任團長

我一聽，直覺地以為他在和我開玩笑，因據我所瞭解，在成都的團長文重孚（黃埔軍校三期畢業，團長交卸後，被任為湖南長沙警察局長，因長沙大火案，與警備司令鄧悌、保安團長徐崑，同被判處死刑槍決），曾任委員長的侍從副官，是委員長手令派任的團長，怎能輕予調動？因即再問：「這事，司令官從未和我提起，為什麼突然有此調動？」蕭參謀長好像誤會我不信他的話，忽面現正經地說：

「我是轉達司令官的話，難道還能說笑？司令官不是事前不告訴你，而是不便告訴你。」這事回想起來，已經快到兩個月了，肇因是，文團長驕縱狂妄，雖經司令官一再函電規勸，均置不理，這影響軍紀與政府威信，不能謂不嚴重，所以報請軍政部何部長將文撤懲，舉荐你去接任，部長以憲兵團長之調免，均須委員長決定，囑即電溪口報請委員長核示（其時在雙十二事變後，委員長在溪口家鄉休息），可是電報發出了好幾天，未奉復示，你想要司令官怎樣先和你說呢？再者，事還沒有確定，如果消息先洩露了，萬一給文團長知道，臨時發生意想不到的麻煩，那不就

更不好嗎？直到昨晚下班前不久，才奉到委員長復電，文團長准即免職，由你接任，所以司令官才要我先告知你準備，不先告知你的原因，就是為此，現在你還不要公開，今明天，司令官會再交代你的。」

當日下午谷正倫司令官到部後，即命我上樓，問我：「蕭參謀長告訴你了嗎？」司令官雖未明指什麼事，我也當然知道他問的是什麼，因即答說：「參謀長已和我說過，我都知道了。」司令官接着又說：「四川的情形非常複雜，我想你也聽的很多，但亦絕不如外間一般傳說的那麼嚴重，不過你去接任團長後，任務總是比較艱鉅的，你必須特別提高警覺，發揮你的機智，和你從前鎮守下關，應付日本海軍一樣，克服一切險阻！憲五團駐成都，是歸委員長重慶行營指揮的，行營主任是顧祝同將軍兼任的，顧將軍任軍事繁，不易兼顧行營事務，故經常由副主任賀國光將軍代理，賀是你的舊長官，以後如遇重要情況，隨時請示他，我想一定沒有問題，明天上午十一點鐘，你去軍政部晉見何部長，部長會指示你一切的，你準備好之後，就到司令部來拿命令，乘飛機到重慶謁見行營賀代主任後，再轉搭飛機到成都，將命令面交文團長辦理交接手續。」

次日上午，我準時到達軍政部，晉見部長何敬公，敬公很慈祥的命坐，我還未表達我奉命晉見的來意，敬公即含笑對我說：「你去成都接任憲兵第五團團長，很好！不過你要知道，你到了成都之後，就不能和在南京一樣，尤其不能像你現在擔任總務處長一樣，整天坐在辦公桌上，準

時上班下班，必須時時與那批將領保持接觸！舉個例來說：他們都喜歡吃喝玩樂，你就不能以為你是憲兵團長，循規蹈矩，避不和他們在一起，譬如說他們打牌，你當一個團長的薪水，那會有這力量陪他們玩，但你也不能因為他們坐下來打牌了，就悄悄離開，無論如何，你也得坐在他們旁邊看看，和他們搭訕搭訕，助助興，不然的話，你又如何和他們經常接近，知道他們做些什麼呢？舉一反三，你好好去適應吧！」

敬公的指示，言簡意賅，語重心長，我聽了，不勝感奮，隨即應道：「我知道，一定遵照老師（敬公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）訓示，盡我心力。」辭出後，下午復至司令部，謁見司令官，報告部長指示要點並辭行，即就近便到蕭參謀長處，領取交文團長免職移交命令後，準備起程。

我於一月廿七日，由南京飛重慶，廿八日在重慶晉見行營賀代主任，停留了一天，廿九日再飛成都，寓居一小旅館，三十日便衣逛街，順便探察居民對憲兵的觀感，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左右，前往團部訪文團長，說明來意，因彼此係軍校先後期同學，且素有交往，無所顧忌，隨即出示命令，文於看過命令後，表示他早就想辭職，遂順利完成交接手續，至此，我果真「沒有超過這個月底」，調任軍職了。

性格際遇全部言中

事隔四十餘年，現在一一回想起來，葛紹陶先生為我推算的命理，不但在時間、歷程方面，正確無訛，就是在我的性格、際遇、財運等方面，亦皆符合應驗，比如他說我的性格：「可惜曲

高和寡……甚至有人還要妒忌你；性格有點孤傲，只顧到公忠兩字，而忽略了談人情，打交道；好在你為人厚道，不屑與人計較名利。」緣我的為人處世，秉持四個原則，即「於人無爭，於人無忤，淡泊明志，不求聞達」，他這一推斷，就把我的個性，完全算準了！說到我的際遇，則謂：「一生勞碌，胼手胝足去開創，去冒險犯難，等到有了成就，就沒你的份。」回憶我數十年來担任公職經過，類此情形，不知凡幾，葛先生似皆預見。再說我的財運，在我的腦子裏，既無「名」的意念，更無「財」的慾望，溯自黃埔軍校畢業從戎，心裏所想的，只有如何為國家、為領袖、為主義（三民主義）去努力，去奮鬥，長官交給我的任務，不論如何艱險，只要盡到我的責任，從不考慮自身的利害安危，或謀取個人權益，我有過好幾次發財的機會，不是斥責圖賄者予以拒絕，就是以投機者諷譏勸導，止其貪念（這些經過事實，除已在我「七十雜憶」中略有敘述，經中外雜誌報導外，預備續寫回憶錄時，再予補記）；余至今猶兩袖清風，這也許就是葛先生推斷的「面相和八字，缺少財庫」吧！葛先生推算我的文官位說：「武官只能到中將，文官可以到特任。」我的武職是中將退役的，至說文官方面，我於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，膺選國民大會代表，雖然不是官但公費待遇同於文官特任，似屬正確。如葛紹陶命相，稱之為「神仙」，亦孰曰不宜！

年前我曾擬一對聯「人生際遇皆緣命，國是興衰多由天。」即藉此感應而作，並以闡釋「人生命運」，確有其哲理，不可強易也。